岸下踏歌行

（报告文学）

□雪泥

王振山。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依次拂过太行山抱犊寨的山顶和挂云山的山尖，山脚下的岸下村，便欣欣然醒来。

村委会的大门“咿呀”打开，村支书王振山如往常一般往村里踱去。

一

在石家庄鹿泉区人口近千人的岸下村，王振山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人，他年轻时，就出去做生意打拼，在鹿泉城区里买了房子，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2014年春节，王振山开着汽车回村探望父母。

村庄依旧是老样子。街道两旁房屋挤挤挨挨，厕所、煤堆、车库把本来就不宽的村路变得更窄了。街道上，很多老院子大门紧锁，有的红对联已褪色；有的院子很久没人回来，只剩残垣断壁。村里常住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这年冬天，岸下村“两委”换届。王振山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代表大会上，他郑重承诺：“大家信得过我，那我就尽力干实事、干好事，让岸下村变得富起来、美起来！”

上任伊始，一场大雪覆盖了村庄。街道上到处积水，无处下脚，老百姓出行困难，怨声载道，王振山很焦急。改变村里的环境，首先要改变污水横流的现状。可是村集体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筹措资金是个大难题。

春节过后，鹿泉区召开全区农村工作会。会上，张庄、东庄村申请建设“美丽乡村”，上级拨款100万元。

王振山心里一动。散会后，他急忙拉住东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取经。回到村里，他立刻召开两委会议，把申请“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列入重中之重。他整理案头资料，起草建设计划。带着资料，他多次去往鹿泉区农工部和石井乡政府，汇报村庄现状与改造规划，和上级部门进行积极沟通，恳请资金支持。

2015年冬天，岸下村里的污水管网提前改造成功。这年春节，回到村里的人发现，街道干干净净，再也没有污水的痕迹。

二

2016年，岸下村“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项目获批。王振山和村“两委”成员都很高兴。

可接下来的“三清一拆”工作，成了第一块难啃的骨头。

乡村改造的第一阶段“修路”，需要拆除大街两旁的厕所、猪圈和车库等占道违建。支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此事，很多村民不同意。会上有人小声说：“要拆，先拆你家的车库。你家都不拆，凭啥叫俺们拆？”

王振山父母家的确有一间车库，距离大街公共用地还有三四米远，并不影响通行，但为了打破工作僵局，王振山决定回家做老人的工作。

老父亲一辈子为人本分厚道，在村里和乡亲们关系融洽，口碑很好。这次清拆工作，父亲没想到第一把火竟烧到自家头上，很是生气。王振山好说歹说，父亲勉强同意拆除车库。

第二天，施工队的钩机“轰隆隆”开到家门口，父亲突然反悔，不让拆了。

王振山正在区里开会，接到施工队的电话，他火急火燎地赶回来。只见施工队的钩机在旁边停着，大门口围了一大群人，有施工队的工人，也有村里的村民。

王振山分开人群，把父亲和弟弟拉进院子，“说好的事，怎么不让拆了？”

弟弟怒气冲冲，“我不同意！这车库是我给家里盖的，又不碍村里修道的事儿。凭什么要拆！”

“不能拆就是不能拆！别人当领导，家里跟着沾光，你倒是好，拿自己家开刀！”父亲用手哆哆嗦嗦地指着他。

王振山一时语塞，半晌，望着石桌上的茶壶，他咬了咬牙，“爹，外面施工队等着，村里老百姓都看着咱家。今天拆这个车库，不单是咱自己家的事儿，也是全村的事儿。这个车库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爹，自古忠孝难两全，今天儿子不听你的话，我先给您赔个罪。”

在轰隆隆的作业声中，车库被推平了。后续的清拆工作，进展顺利。村里清理了残垣断壁，将所有旱厕拆除，厕所入户，污水入网，街道上再也没有异味。村落道路统一硬化，路灯换新，墙壁统一粉刷，建起了几个公园，村民有了休闲的去处。整个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

改善环境和增加收入，是一直萦绕在王振山心头的两件大事。

2016年，他发现江浙地区的特色民宿十分火爆。他大脑灵光一现：“岸下村守着抱犊寨和挂云山两大景区，离石家庄市区不远，村里有很多闲置的石窑老院，冬暖夏凉，如果改造成民宿，顺应当下回归田园生活的潮流，一定能做成产业。”

为了考察项目的可行性，王振山约了意向投资人，一起南下浙江莫干山、云南大理洱海，进行实地考察，深入学习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

经过讨论，岸下村两委做出决定，利用闲置院落引进投资，与石家庄市麓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石窑小镇”旅游度假项目。

房子和土地，向来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村民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观望着。

村民王富红到村委会来找王振山，“书记，把房子交给别人去折腾，这事到底靠实不？”

“叔，你不用怕。咱这老院多少年不住，空着多可惜。你租给项目公司，人家请北京清华美院的人给设计改造，弄得漂漂亮亮的。每年给你租金，合同到期，房子还是你哩。”

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王振山把自己闲置的三间房，率先租给了项目开发公司。

书记一带头，有闲置房的党员、村民，纷纷和开发公司签订合同，把房子租给项目方。

村子里热闹起来了。村民们今天去看这家的装修，“院子里种上了竹子和花，铺了草坪，挖了条沟，还造了个木头桥。设计的景，真不赖。”明天去看看那家的进度，“窑洞改得和市里头的楼房一样，有卫生间，有客厅，摆上木头家具，看着还挺洋气哩。”

经过一年的努力，岸下村“石窑小镇”已现雏形，村里的老院子统一规划，初步打造出十一套特色小院。岸下书局、观山苑、知青驿站……各具特色；村口景观、打谷场、特色餐饮等一系列配套服务场所也建设完成。

2017年国庆节，岸下村“石窑小镇”正式对外开放，立刻吸引来很多艺术家和游客。摄影家来采风了，画家来写生了，记者来采访了。

“真有游客来旅游。”村民们惊喜地奔走相告，一些反应机敏的村民开始摆摊卖饮料，销售自家的农产品。

当石窑小镇崭露头角时，党的十九大召开，提出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王振山学习中央精神，像是吃了定心丸——这不正是岸下村正在走的路吗！

四

2018年，石家庄市第二届旅发大会在鹿泉区召开。岸下村被选定为旅发大会的分会场。

岸下村重新拓宽进村的路，与山前大道连接。道路绿化、村容村貌得到进一步提升。

借助短视频力量，在旅发大会上，“石窑小镇”作为鹿泉一张靓丽的名片，声名鹊起。

2020年9月，石家庄市委组织全市“优秀支部书记”去烟台学习考察“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经验。晚饭后，王振山沿着海边散步，远处天马栈桥的灯光倒映在海面，像一串跳跃的音符。天马栈桥，号称“爱情栈桥”，是烟台旅游的热门打卡点。

这座桥的出现，触动了王振山。他通过网络搜索，他发现在大连也有类似的环海公路，十分火爆。

“能不能在岸下村也建一个这样的热门打卡点，进行旅游引流？”在返程的路上，他萌生了这个想法。

回来后，他立刻召开两委会议、干群夜谈会、乡贤议事会，征求村民意见，多次组织村民代表外出考察，确定了岸下村的新发展方向。他向上级汇报后，得到市、区、乡三级领导的支持，并把岸下村定为鹿泉区唯一一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试点。

岸下村成立了鹿泉区卓源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采用“党支部引领、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股份制产业发展模式，以石窑小镇为锚点，开拓新的文旅项目，打造多元农旅休闲业态，为岸下村整体发展提档升级。“1314数字恋爱公路”“亲爱的院子”精品民宿、“山野中餐厅”等项目，同时开始打造。

发展项目一经确定，王振山带领两委人员开始不分昼夜工作。他们白天跑各部门办审批手续，解决项目现场发生的问题；晚上回村里，到村民家里协调占地工作。

合作社需要注册资金，村集体占股必须超过51%，入股方案一经公布，得到村民的积极响应。原本打算若村民入股资金不够，再筹集外部资金，结果不到两天，村民们就把200万元入股资金筹集完毕。

村委会副主任赵玉锁感叹道：“这就是民心啊！”

五

2022年国庆节，秋高气爽，阳光正好。岸下村以崭新的姿态重新迎接八方来客。

“1314数字恋爱公路”以新颖的设计，成为流量爆点，抖音话题日浏览量突破千万。岸下村成为了网红热门打卡地，仅国庆期间，就接待游客35万人次。

岸下村一夜爆火。王振山想到游客多，但没想到游客会这么多。他路过村民王淑花卖冷饮的摊位，随口问道：“买卖怎么样啊？”王淑花眉开眼笑，悄悄地说：“书记，不瞒你说，这几天，卖了三万多块，光矿泉水就进了十来回货。”

新开张的山野中餐厅，六口大柴锅“咕嘟咕嘟”炖着大锅菜，香味飘过半条街，一天下来，光是大锅菜就卖了五千多块。新打造的“亲爱的院子”精品民宿共八套，提档升级改造成了清幽的苏州园林风格。舒适雅致的环境，古朴的窑洞，吸引了各地游客，来体验“抬头看得见星星，耳边听得到虫鸣”的乡居生活。很多在外务工的村民，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也返回村里创业。村民高德胜回乡后，将自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村民王锁祥返乡后，建立了六个蔬菜大棚，他们每年的收入都很可观。

这年冬天，北京冬奥会召开，冰雪运动盛行，岸下村又借势打造出“1314梦里雪乡”项目。岸下村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

2022年，各个文旅项目为村民提供了200多个新的就业岗位，岸下村的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钱包鼓起来的喜悦。岸下村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各个文旅项目运用短视频方式成功造势，让王振山真切感受到网络流量和网络力量。2023年，“魔堡C·Park微动力游乐场”项目签约，项目方策划、资金全部到位，但土地一直无法审批下来。

王振山多次往返省城与鹿泉区，奔走于各部门沟通审批事宜，一次未果就跑第二次，第二次受阻就跑第三次。管理部门办事人员外出公干，不在单位，王振山带着卫星地图和村民联名信在门口等，终于争取到十分钟的汇报机会。他诚恳地说：“给老百姓创造个挣钱的机会，不容易。如果这个项目能审批通过，不仅盘活荒坡闲地，还能带动村里近百人就业。”这番话打动了审批人员。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用地审批终于解决，项目如期开工。

第二年，岸下村“魔堡C·Park微动力游乐场”开业，立刻成为旅游热点，至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运营状态

岸下村干净整洁的环境，规范有效的乡村管理，淳朴的村风，厚道的乡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的目光。“OU窑烤面包”“岸乡居咖啡坊”“大疆无人机科技小院”等项目，在周边多个村庄考察后，最终选定岸下村落户。这些项目一经开业，就成为热门打卡地，游人如织。

岸下村乡村旅游产业链日益完善，村集体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王振山带领村党支部，探索出乡村振兴经验“岸下实践”。中央组织部调研活动、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培训会、河北省“和美乡村建设”现场观摩会都在岸下村召开。岸下村被河北省委组织部列为农村党组织书记“万人示范培训”发展集体经济专题观摩点、“耕耘者振兴计划”河北省乡村治理骨干研学培训观摩示范基地，进一步推动了“岸下经验”的广泛传播。

一进岸下村村委会的小院，就能看到五个醒目的红色大字“永远跟党走”。在王振山的工作日记里，写着这样一段话：“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要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2025年12月，王振山再一次当选村支书。

这十一年，王振山陆续获得“河北省千名好支书”“石家庄市乡村振兴领头羊”“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等荣誉称号。

这十一年，他实现了最初的承诺：“让岸下村变得富起来，美起来。”而他满头的乌发全变成了白发。

如今，他的村庄已写满荣誉——“全国文明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河北省乡村治理示范村”“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河北省美丽乡村精品村”“河北省民俗文化名镇名村”“河北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这十一年，岸下村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山村，蝶变成太行山下一颗光彩熠熠的明珠。王振山带领大家，谱写出了一曲嘹亮的奋进之歌，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他们乘风破浪、踏歌而行！

随笔

二伏的捞面

□刘明礼

“头伏饺子二伏面”，这句老话儿在京津冀一带，像盛夏的蝉鸣一样准时响起，亮亮堂堂传遍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头伏的饺子刚垫了底，二伏一到，家家户户便端出捞面来。任它暑热如蒸笼，一箸入口，五脏六腑都妥帖了。三地虽隔着一道燕山、一条永定河，可在这碗面上，却吃出了同一条脉络上的乡愁，也吃出了各自风土养出的性情。

早年间白面精贵，寻常人家舍不得可劲儿吃。母亲常说：“过日子，要学会算计。”每年麦收后，她总是把磨好的白面仔细收在面缸里，算计着让一家人隔三差五吃得上，又能留到麦收。家里的饭桌上，时常是灰褐色的杂合面，也就是红薯面掺上少许白面。擀出来的面条泛着暗色，煮过之后捞进凉水里，沉甸甸的，像压着一家人过日子的分量。我那时不懂事，望着那乌突突的面条常撅着嘴不肯动筷子。母亲便哄我：“老话说‘麦气养人’，二伏的面，吃的就是个劲儿。你吃了这碗，一夏天都有力气。”她说着话，俯身在案板上揉面，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淌下来，双手掌心的温度，也揉进了粗粝的岁月里。

说起二伏这碗面，京津冀三地吃法虽有相通，却各有各的性情。北京人吃面讲究排场，黄瓜丝儿、水萝卜丝儿、青蒜末儿、焯过的绿豆芽儿，码得整整齐齐，跟唱大戏开场亮相似的，一丝不乱。老北京炸酱面最是出名，酱要炸得油汪汪的，肉丁要肥瘦相间，一勺酱下去，能把整碗面的魂儿都勾出来。天津卫则更实在，海河边的爷们儿吃面讲究“四碟八码”，虾仁、肉丝、香干、木耳，统统切成丁码在面上，像把整个菜园子和河沿儿都端上了桌。天津人说话哏儿，吃面也哏儿：碗要大，码要全，面条要过三遍井拔凉水，吃起来才叫一个痛快。而到了河北乡间，就简单质朴多了，一碗过了凉水的白面条，浇上醋蒜汁儿，拌上焯水的豇豆角，便是最踏实的二伏味道。河北人不讲究花哨，可那碗面里揉着的麦香和汗水，一样厚重。

虽长年生活在农村，母亲却是个极重仪式感的人。她是三种吃法的调和者，捞面码儿里，既有河北的朴素，又有天津的实惠，偶尔也会学北京人摆个盘。而最拿手的，还是那盆豇豆花椒油卤。她把豆角用开水焯过，过凉水，细细切丁，加盐，最后热一勺花椒油，“滋啦”一声浇上去，满屋子瞬间被那焦香霸占。那股子香味混着暑热里的水汽，一下子把门外的烈日都逼退了。后来日子渐渐宽裕，二伏面的花样也多了起来，可母亲还是守着那盆豇豆花椒油卤。

我如今住在北京城里，每到二伏，也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自己动手擀一回面。面团在掌心里揉着，擀面杖在案板上滚着，时光便在那一揉一擀中悄然倒流。厨房里水汽弥漫，卤香在暑热中飘散，恍惚间，母亲还在身边，粗瓷盆里盛着井水湃过的凉面，父亲就着蒜瓣吃得满头冒汗。

其实，京津冀三地的二伏面，说到底是一家面，要不怎么能说是“京津冀一体化”呢！北京人讲究的是礼数，天津人看重的是滋味，河北人守护的是本分。可不管怎么吃，那碗面里揉着的，都是同一片华北大地上的麦子，同一条水脉浇灌出的筋道，同一种在伏天里寻找清凉的智慧。面码儿可以不同，吃法各有讲究，但端起碗来的那一刻，唇齿间的麦香是一样的，汗珠滚落时的畅快是一样的，对土地和亲人的念想，也是一样的。

节气流转，新麦的魂魄被揉进细细的面条里，二伏的面，早已不止解暑的吃食。它是这片土地上共同的记忆，是母亲在暑热中支起的那片阴凉，是粗瓷碗里沉着的、代代相传的眷恋。那碗面里，揉着北京城的规矩、天津卫的利落、河北乡间的厚道，也揉着我们挥之不去的乡愁。

繁星

小院

□夏振胜

院子铺上地砖
中间垒起半米高花坛
里面盛满了家乡的泥土
那是童年的气息

花坛里的柿子树
高高矗立
在寂静的夜里
招来远方的风

树下几种蔬菜
不知疲倦地生长
带来家乡的味道

一个不留神
一丛野稗悄悄冒了出来
拔了又长，长了再拔
俨然把我带来了
家乡的土地

致燕山

□文泽予

燕山脚下，玉米举着
七月的旗帜
风一吹过，就弯下腰身
像反复辨认着什么

我数过那些垛口
每块砖都含着一个黄昏
落日从缺口漏下去
成了滦河拐弯时
犹豫的光

放羊的老人
数了五十多年
他说石头也会变老
只是老得慢些
慢到一个人
从少年走成墓碑

我摸了摸城墙
依然滚烫如铁
而墙缝里
那株酸枣树的根
早已伸入
更深的黑中

心路

虫儿飞

□曲宗红

俗称的绿蛾子，其实还有个有板有眼的学名——宁波尾大蚕蛾。

粉绿色双翼，酥嫩嫩的，不着一尘，收拢时连同翅膀上沿的那道胭脂色边线一并掩进翼内；触角颤巍巍，随点头摆头的频率带动后翅下垂的尾突同步抖动……若手机镜头不拉近焦距，还真以为就是被山风刮到墙面上的树叶。不想，原来它也是个有呼吸的生命体。

这里是距离宁波直线距离千余公里的邢西，太行山东麓的一部分。就在不经意的一个转弯时，与山石同质的红砂岩石房客栈便悄然出现。

客栈门口坐在木方凳上的老人，精神矍铄。他幽默地将这种被冠以“宁波”二字的大飞虫儿，理解为“候虫”，但它们早已在千万年的生物进化体系中将地域标签蜕变成一个空壳儿，现已成为“留虫”。不变的是它对生存环境的挑剔，甚至有增无减。它们的存在，成为这片环境最具发言权的检测师。

它的生理机能——头部尖尖，触角灵敏，善于夜飞，所以它还有个好听的别称——月神蛾。月色朦胧下，破茧成型的夜精灵寻光飞出深山丛林，一夜下来跨越数里山坡，幸福而精准落在客栈外墙，是一整套精密的生理机能共同驱动：头顶宽大蓬松的羽状触角，是极致灵敏的化学雷达，能捕捉到数公里外雌蛾释放的微量信息素；两侧球面复眼专司夜视，收集夜色里客栈暖光的信号，校正飞行方向；发达的胸肌驱动宽大翅翼，带着幼虫期储存的全部能量，直飞而至此，俏皮地贴上墙面。

若说老人与蛾子拥有唯一的共性，就是“挑剔”。蛾子挑剔环境，老人对自己制造的客栈环境一遍遍刷新着挑剔。标准化无烟客房，窗明几净；不锈钢炊具厨具配置的敞开式厨房，不染纤尘。或赶路或旅游的客人到此歇脚，为的就是睡好觉，吃好饭。尤其是后者，民以食为天，天大的事就全然马虎不得，无论食材本质还是配餐时的精神状态，必须与操作间上墙的餐饮经营许可证与健康证所规相吻合，才能让客人真正获得宾至如归的体验感。老人休息在客人之后，晨起在客人之前成为他的日常。赶着客房爆满，他就腾出自己常住的房间，提前消毒、布草，先供客人使用。赶着馋嘴的客人不想吃免费早餐，还想再来一碗他亲手做的油泼面，他也有求必应，严丝合缝儿地按制作程序将一大碗呲着油花爆着辣香的面条端上桌，客人用筷子从碗底向上挑起面条，将豆芽、青菜与热油炝出的蒜末、生抽、香醋、辣椒一同拌匀，西北风情的味道煞时染遍了店堂的角角落落。油泼面的辣椒用的是正宗的秦椒，是为油泼面的灵魂所在，是老人自费让亲戚从种椒大田买回、磨好粗细粉再寄来的，但老人却从不多收钱。

回头客的持续，翻台率的倍增，使得老人的忙碌也在持续、倍增，他却是乐此不疲，就像那只夜行的宁波尾大蚕蛾，不达到心中想要的结果，不罢休。老人在为客人忙完一阵儿早餐后再出来透口气，发现落在墙头的蛾子不见了。

老人发现蛾子的远离，略带怅然，更多的是轻松。至少，他不用再出来进去操心它是否趁门帘开合之际钻进客栈之内。成年蛾子虽然退化了口器，无法像它们少时那样猛烈地啃食绿叶菜，但它绿翅上的鳞甲细腻如粉末，一不留神就会掉落，自然会给客人的视觉与心理造成违和感，甚至还会受到违规投诉。况且，这种蛾子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的上榜品种，轰不得，更打不得。

至少，小小蛾子的短暂停落，替这家客栈，也为这片山谷溪地展示最好的生态背书，老人由此而欣慰，笑得像阳光一般灿烂。